

KONGJIAN LILUN
YU WENXUE DE ZAI XIAN

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

齐美尔的空间理论

本雅明——都市的闲逛者和阅读者

空间、权力与知识：福柯的地理学转向

大卫·哈维的空间理论

卡斯特尔的空间理论

索亚和第三空间

KONGJIAN LILUN
YU WENXUE DE ZAI X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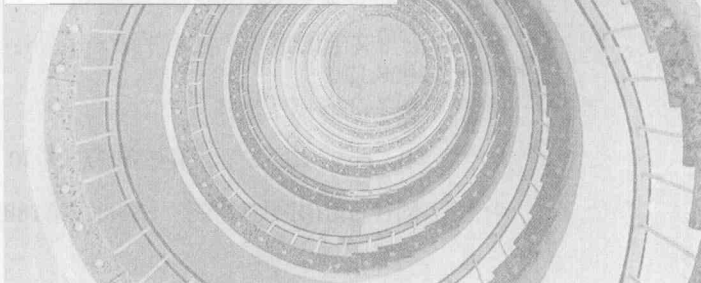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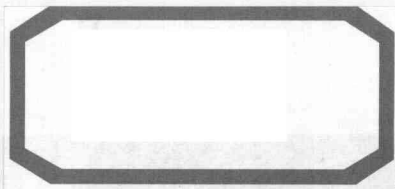
吴治平 著

空间理论与文学的再现

甘肃人民出版社

KONGJIAN LILUN
YU
WENXUE DE ZAI XIAN

>>>



KONGJIAN LILUN
YU
WENXUE DE ZAI XIAN

空间理论与文学的再现

吴治平 著

Wu Yeping



甘肃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空间理论与文学的再现 / 吴冶平著.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8.12

ISBN 978-7-226-03720-1

I. 空… II. 吴… III. 文学理论—研究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88504号

责任编辑: 宋学娟

装帧设计: 黑 叶

空间理论与文学的再现

吴冶平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甘肃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6.5 插页 2 字数 237 千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100 册

ISBN 978-7-226-03720-1

定价: 30.00 元

前 言

时间和空间作为人类生活的重要维度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相对于时间来说，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了，或者说空间常常作为我们的生活环境而潜在于我们生活的背景之中，20世纪末叶，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领域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或者说空间问题，似乎正在形成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成为研究社会的一种新的视角。就这一问题，英国著名社会学家J.厄里宣称：“从某些方面来看，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①空间的缺席似乎比时间更为明显，福柯如是说：“空间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空间仅仅被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过程运行其间的、自然的、既定的处所，这样，社会理论空间之纬的缺失就抹杀了地理学想象力。厄里继续这样写道：“这种缺失的局面是不可能全面维持的。时间和空间总会在一个地方冒出来，扰乱某些既存观念，而这些既存观念原本是围绕着一主要旨在构筑一种无时间和无空间向度的社会学的区分而形成。”^②空间确实社会理论之中突显出来，并构成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空间转向或地理学转向，即将空间概念带回社会理论或以空间思维重新审视社会，这样地理学想象力就成为社会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而且在某些层面上空间角度对于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具有非常重要的关键性意义。

①②厄里：《关于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见特纳主编、李康翻译：《社会理论指南》（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然而，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并不意味着空间这一要素从未出现在社

①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见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8~28页。

② Michael. Dear, 2000, P.4.

会理论之中,或者说我们通常会忽略了这个我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纬度。经典社会理论大师涂尔干、马克思和齐美尔或多或少地关注了空间这一重要层面,芝加哥学派对此亦有所阐述。可是,空间问题浮现为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主题则要到1970年以后,1974年列斐弗尔出版了《空间的生产》,这一重要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理论对空间概念的系统关注。由此许多社会学家自觉地关注空间问题带给人类生活各个层面的影响。1985年,一群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联手出版论文集《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这一书可视为英语世界的社会理论家关注空间议题的一个宣言。此后,关于空间的理论阐释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方面,吉登斯、布迪厄等社会理论大师在现代性架构下检视空间与社会的交互关系对于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采用一系列的地理学概念和隐喻来探索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社会世界。福柯认为20世纪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正处于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的相互联结、团与团之间相互缠绕的风格,^①“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家们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空间意义重大已成为普遍共识”^②。早期空间范畴的哲学命题和理论自觉谋划统辖了空间的知识理解,以其哲学命题为参照、依托和动力,空间构成了哲学家们所关心和讨论的问题和倚仗的主要工具和手段。20世纪后半叶空间研究成为后现代显学,空间的理解超越了对其本体论的探讨,人们更加关注空间的社会实践,关注人们在空间中的主体性行为 and 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空间变成了一种社会生活的经验事实,构成了经验现象的表征和知识系统,空间构成了浓缩和聚焦现代社会一切重大问题的符码。

空间作为和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一个概念理应受到高度的关注,而与此同时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生产毫无例外地再现着空间的转型,《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世界文学”概念即是一个从空间角度对文学未来的预言。但是对此人们多在“世界”对“地域”的超越和舍弃的意义上理解,

而未能将“世界”视为“全球”。“全球”之不同于“世界”的关键点是，它并不能取代“地域”，而是指向“地域”与“超地域”之间的张力关系。罗伯森所谓的“球域”，应该被改写为“地域间性”，因为没有绝对的“全球”或者“世界”。法国学者巴谢拉尔写过一本《空间的诗学》，其理论旨趣在于研究人类的想象力，建构“诗歌想象现象学”，将空间研究的重心定位在千差万别的诗歌形象的本源性之发生方式上。不仅诗歌想象，而且特别是人类的空间想象之发现，是20世纪人类文化的重大事件之一。进入想象的文化空间，才有了乌托邦精神、弥赛亚精神以及灵知精神在当代世界的复活。栖居于想象的文化空间，人类才继续从事神话的劳作，让人类的诗性智慧不至于随着世俗化的历史进程而花果飘零。即使是生活在一个生命不复圆满的破碎世界，诗人们也希望去抓取其中一息已然暗淡的灵韵，一缕缥缈的诗意。

虽然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于从时间历史的角度来考察问题，但是从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时间与空间其实是一个东西，因此现代主义的时间意识也可以理解作为一种新的空间意识。以意识流为例，当物理的时间序列被打破，即当其被抽掉时间维度之后，空间就不再是一个个场景的次第展开，而是同时的或无时间约制的自由呈现。意识流所对应的是资本主义对空间的拓展：消灭时间，以扩大空间。文学是对世界的描绘，是人对世界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的方式，而作为文学探讨对象的世界是有其空间的世界。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现象世界不能脱离空间存在自不必说，它试图穿透、表现甚至创造的精神世界，也是物质世界的投射，同样无法脱离空间。在当代文学作品对现实的反思中，也包含了对空间的反思，对时间与空间之间关系的反思也可以为我们解读文学作品提供一种全新的角度。当代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著名短篇小说《去19号房》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就文学创作来说，小说中的城市空间也是作家着力描写一个领域，而就这一空间来说，19世纪的模式被认为是叙述和描写，20世纪一方面都市生活的时间节律明显加快，一方面空间的经验也变得支离破碎。普

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的回忆已无形式可言，乔伊斯和弗吉尼亚·沃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则使完整的叙述不复可能。空间作为社会空间的社会生产，这对于文学的理解显然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麦克·克朗在1998年出版的《文化地理学》中，以“文学景观”为题专门讨论了文学中的空间含义。他指出，过去20多年里地理学家开始日益关注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视之为探讨景观意义的不同模式。

克朗强调文学不是举起一面镜子来观照世界，而是一张纷繁复杂的意义之网。任何一种个别的叙述，都难分难解牵攀到其他的叙述空间。这些空间未必一定要是文学空间，像官方文牍、学术著作，甚至宣传广告，都可罗列其中。文本就这样组成了一张观念和观念之间的大网，就在这大网之中，它确立了自己观照世界的方式。我们的空间经验当然不止是都市一种。对此克朗说，地理学的空间的文学方法，每一种都提供了解一种景观的特定视阈，每一种都吸收了其他方法，每一种都设定了它的读者群体，每一种都有它的修辞风格而求勾勒出令人信服的图景。但是谁又能否认文学在我们地理想象的形构中，确确实实出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呢？

考究文学与地理学的空间关系并不是将一张地图重叠到另一张地图上面。更好的办法或许是在文学文本的内部来探究特定的空间分野，这些分野可以同时见于情节、人物以及作家自传等等多种方面。克朗称进而可在文本里构建一种家园感，由此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帝国主义和现代社会的地理知识。例如旅行故事中，典型的地理学结构就是设定一个家园，不论是失落的家园也好，回归的家园也好。许多文本的空间故事，都在呼应这个行旅主题，主人公先是出走他乡，饱受磨难，历经种种奇遇，最后又回到家乡。那么这一结构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又是什么？克朗在这里看中的是性别政治的地理学。家园是给人以归属和安全的空间，但同时也是一种囚禁。为了证明自身的价值，男性主人公于是总是有意识无意识地进入一个男性的冒险空间，就像《奥德赛》里奥德修斯不得不离开家园，先是围攻特洛伊整整十年，然后又是历经整整十年回

归故土。回到故国，则发现他的妻子帕内罗珀抵御浪荡子们求婚和儿子要求继位，已经是几无招架之功，乃不得不重施权威，再次确立家长地位。比较特洛亚题材的五部史诗，《奥德赛》是唯一一部主人公平安到家的作品，便也足以引人深思。克朗指出，假如细读文学作品中这一家园的空间结构，可以发现，起点几乎无一例外是家园的失落。回家的旅程则如是围绕一个本原的失落点组构起来。所以，在这一结构中构建的“家园”空间，可视为一种追根溯源的虚构，一种追缅失落之本原的怀旧情绪。这又是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文学描写可以揭示空间如何组构，以及空间如何为社会行为所界定。文学中空间的意义，由是观之，较之地点和场景的意义远要微妙复杂得多。

文学中的空间一大部分是城市的空间，克朗指出小说描写城市早有悠久的传统，但城市不光是都市生活的资料库，不光是故事和情节于中展开的一个场景，不论它叙写得怎样绘声绘色。城市景观同样也表现了社会和生活的信念。为此他举的例子是雨果的《悲惨世界》。他指出，雨果围绕巴黎来构建小说的中心情节，那些穷人居住的窄街小巷就构成了一种黑暗的想象性空间，那是城市未知部分的一种神秘地理。克朗指出小说是采取了居高临下的全景式视角，可是这视角依然是无法企达关于城市的全部知识，城市依然显得晦暗阴森，凶兆密布一如迷宫。而另一方面，与这穷人的陋巷空间针锋相对的，是官方和国家的空间。这里克朗发现雨果是有意识针对这些穷街陋巷描写了那些今日巴黎引以为豪的通衢大道。大道通向迷宫般的窄街小巷，成为军队和警察镇压穷人的通衢。故此，一边是开放的、正规的国家控制的地理空间，一边是晦暗的狭窄的贫民的空间，两者形成对照。小说因此可以被读作利用空间描写来寓示一种知识地理学，揭示国家怎样应对潜在的市民暴动，所以，它也是一种国家权力的地理学。工业化的核心概念即是现代性，城市的现代化导致它无边扩张，结果是城市的空间大到无以认知。说明这一点，只消将旧时的村庄的概念同今日的城市作一比较。他指出，早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就有社会学家齐美尔等人将村落与城市比较，指出村落的

社群里人与人直接交往，对彼此的工作、历史和性格都十分熟悉，他们的世界相对来说是可以预知的。反之现代城市则是陌生人的世界，人与人互不相识，互不相知，乡村的宁静平和为都市的喧嚣骚动所取代。而在文学中，波德莱尔19世纪中叶巴黎的“闲荡者”形象，就是很典型的现代城市的见证人。克朗提醒这个“闲荡者”的性别：他是男性而不是女性。公共场所对于资产阶级妇女来说，看来并不是个可以慵懒闲逛的好去处。这个男性的闲荡者由此和左拉小说里的妇女们形成鲜明对照。左拉笔下的女人也为琳琅满目的商品痴迷不已，但是她们逛商场不逛大街。商场这个封闭的空间比较流连市井街道，克朗认为，它成为文学的中心场景标志了都市空间从公共空间向私人空间的转移。它不仅是建筑和经济移位，同样也是城市经验的移位。

由此可见，文学与空间理论的关系不复是先者再现后者，文学自身不可能置身局外，指点江山，反之文本必然投身于空间之中，本身成为多元开放的空间经验的一个有机部分。应该说，文学与空间从一开始就不是互不相干的两种知识秩序，它们都是文本铸造的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从空间这一角度重新来审视文学，也会发现其中更为本质的问题，所以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空间都理应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001

- 一、文学上的空间制造 /015
- 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天安门广场 /017
- 三、文学上的独特区域空间的生产 /020

第二章:齐美尔的空间理论.....030

- 一、文学的再现 /044
- 二、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城市书写 /049

第三章:本雅明——都市的闲逛者和阅读者.....060

- 一、现代化的代价 /063
- 二、独特的空间体验 /066
- 三、独特空间中的生存体验 /077
- (一)文学的再现 /086
- (二)张爱玲的城市阅读 /094

第四章:空间、权力与知识:福柯的地理学转向.....107

- 一、空间与权力:迈向权力地理学 /110
- 二、空间与知识:可见性的逻辑 /114
- 三、空间哲学:“异托邦”概念 /118
- (一)女性、权力、空间 /125

(二)异托邦——一个文学母题 /133

第五章:大卫·哈维的空间理论.....152

一、空间的定义 /154

二、后现代社会空间转换的论述 /156

三、时空压缩的经验 /158

(一)文学上的表征 /166

(二)当代中国小说 /179

第六章:卡斯特尔的空间理论.....186

一、卡斯特尔的空间观 /191

二、卡斯特尔网络社会理论的主要观点 /192

三、网络社会 /194

(一)网络社会的兴起 /194

(二)网络社会的构成模式 /196

(三)网络社会的特殊功能 /198

(四)网络空间里的文学 /209

第七章:索亚和第三空间.....226

一、《后现代地理学》:索亚空间理论的基础 /229

二、三种空间 /235

三、洛杉矶与阿姆斯特丹比较 /239

四、第三空间与《阿莱夫》:文学上的再现 /243

结语.....249

参考文献.....251

第一章

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

在西方现代性的历史中，空间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作一种空的“容器”，或如福柯所言：空间被看做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不动的。如今，这种烙刻着18世纪启蒙色彩的空间概念已经遭到了激烈地反驳：笛卡尔的那种作为客观、同质的广延的空间概念，区别于主体（我思），遭到了挑战，康德那种作为容纳人类活动的空的容器的空间概念亦遭到了挑战。针对这些假设，这些各不相同的思想家们在许多极为吸引人的方式中展示了：空间自身既是一种生产，通过各种范围的社会过程以及人类的干涉而被塑造；同时又是一种力量，反过来，影响、引导和限制活动的可能性以及人类存在的方式。在这一“空间”观念的转换中，法国思想家、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扮演了枢纽性的角色。他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率先提出了（社会）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列斐伏尔的知识分子生涯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一生介入了诸多文化政治活动和思想论争，他曾被形象地比喻为“导线”——一代又一代先锋派的观念与累积经验的导线。他无视甚至批判资本主义学科分工，广泛涉猎各种领域，对于“异化”、“现代性”、“日常生活”、“城市权利”、“空间的生产”等论题都有独到的理解。在一定意义上而言，列斐伏尔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贡献，也是目前对西方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方面是对“社会空间”的发现。列斐伏尔不断地将自己的最初的日常生活概念译解为一个空间与城市领域内的范畴。也就是说通过列斐伏尔的努力，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从时间移向了空间。美国著名的左派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在《空间的生产》一书英译本后记中指出：通过1968年的历史事件，列斐伏尔认

①参见刘怀玉：《西方学界关于列斐伏尔思想研究现状综述》，《哲学动态》2003年第5期。

②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四章，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③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6月，第504页。

识到了城市日常生活状况的重要意义——它是革命激情与政治的核心。^①

对于列斐伏尔来说，空间不是简单意味着的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不是一个抽象逻辑结构，也不是既定的先验的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而是一个动态的实践过程。他指出了空间的社会生产性：空间性不仅是被生产出来的结果而且是再生产者。

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空间理论思想史的背景中将更为鲜明地凸现出来。空间，在其显在的状态下，人们更多的将其视为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自牛顿、伽利略开始，空间就与经典物理学密不可分，而到了近代，爱因斯坦提出划时代的相对时空观，批判发展了牛顿的经典物理学的绝对时空思想，这就动摇了绝对时间的基础，从而接触到了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问题，揭示了空间和时间之间某种普遍而新颖的联系，引起人类时空观的变革，把人类引向新的科学纪元。但在其本质上空间问题又不得不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并且对空间的哲学关照几乎和哲学诞生于同一时间。因此可以被视为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它是一个最为日常的存在，无形而无相，但却又无时无刻不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空间因此不仅是科学的概念，同时更是一个哲学概念。那么在古代先哲的眼中，空间究竟是什么呢？在柏拉图看来，空间是在场与不在场的神秘替换：“当你们用‘空间’（存在）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相信领会了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于是，由此引发了亚里士多德的感慨：“空间看来乃是某种很强大又很难把捉的东西。”^②他们对于空间的这种认识，将空间的现实性与神秘性凸现了出来，空间是现实存在的一个空间，但同时又是一个无法直接感知的空间。可以说在古希腊的时候，空间更多的还是作为一个客观的存在，它似乎还仅仅是作为一个需要认知的对象，但毕竟空间，在这些哲学家的眼中已经进入，或者说必须进入人的视野，由此透露出了一种人与空间之间宿命般的相关性。然而这一相关性似乎到了近代哲学大师海德格尔那里才真正的显现出来，他指出：“每逢一个世界，都发现属于它的空间的空间性。”^③因为一切行为都意味

着“在某个场所”。即人的行为毕竟是在某个空间中发生的行为，甚至可以说，没有空间，也就是没有人的行为的发生，正如列斐伏尔所说的那样“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①。

由此可见，空间属于那种最普遍、最空洞的定义。谁都知道什么是空间，也都在各种语境场合用到它，然而一旦深究起来，空间这个看似“自明的东西”，恰恰最是晦暗不清。但这并不能妨碍它的广泛使用，因为空间是一切实在都会与之相联的概念，只有以空间为前提才能设想任何实在物，而且任何行为都蕴含着与运动与场所的关系，它们均具有空间性的一面，都是在特定的空间下才有意义，而且是空间赋予的特定的意义，这也就是海德格尔的话语内涵所在。在列斐伏尔看来，在所谓的现代社会中，空间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着重体现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他的思想与传统的思想思维方式有很大不同。他对空间的认知，不是光靠眼睛、理性，更依靠感觉和感受，以发掘空间的深刻和丰富，清楚感知到空间内部的矛盾，而这些矛盾也促成了抽象空间的拓展和另类空间的出现。他把自己这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叫做“空间分析”或“空间学”，以同现有的术语相区别。在此之上，他成功构建了空间生产的本体论框架。

不仅如此，列斐伏尔力图纠正传统社会政治理论对于空间的简单和肤浅的看法，他认为空间不仅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空间是列斐伏尔最为信赖的、本真的东西，它提供了让最初始的“真实”重新战胜想象界的本体论基础。换言之，关键的问题是“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它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在列斐伏尔看来，它主要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一个关系化与生产过程化的动词。他所说的空间，不仅仅是指事物处于一定的地点场景之中的那种经验性设置，也是指一种态度与习惯实践，“他的隐喻性的‘空间’，最好理解为一种社会秩序的空间化。空间化就其本质而言，不是一种先验的几何形式抽象物，而是一种辩证的反思瞬间，一种发生在社会活动与空间和社会地理环境各个方面之间的、生产的经济方式与文化想象之间的过程的辩证法。

列斐伏尔理论的核心是生产与生产行为空间的概念，空间是一个社

①列斐伏尔：《The Production of Space》，第22页。转引自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第85页。

① 列斐伏尔：《The Production of Space》，第 117 页。转引自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第 96 页。

② 列斐伏尔：《The Production of Space》，第 182 页，第 190 页，转引自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第 97 页。

会的生产的概念，而不是自然的概念或者精神实体的概念。换言之，“（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不是通常的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过程；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抽象逻辑结构，也不是既定的先验的资本的统治秩序，而是一个动态的矛盾的异质性实践过程。空间性不仅是被生产出来的结果而且是再生产者。推而言之，空间不仅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结果，而且更是其本体论基础或前提。生产的社会关系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空间性存在的社会存在；它们将自己投射于空间，它们在生产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否则它们就会永远处于纯粹的抽象。空间不是抽象的自在的自然物质或者第一性物质，也不是透明的抽象的心理形式，而是其母体即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共存性与具体化。总之，空间只能被辩证地把握，因为它是一种“具体的抽象”，如同马克思的交换价值。它同时既是物质实体（具体），即人类劳动的物质化外在化现实，又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压缩集束（抽象）。这种具体的抽象性同时既是社会活动的中介（抽象），因为它构成它们，也是这些活动的一个成果（具体）。易言之，它既是社会活动的结果、具体化、产物，又是社会活动的手段、预设、生产者。空间的作用不单单是使任何事情不在同一个地方发生的手段，它超越了这种单纯的、物理性的、自然的含义。自然空间的地位早已如烟般逝去，它虽然产生了社会过程，但是现在已经沦为被社会生产力操纵的产物了。如今的空间与社会生产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空间的研究虽然始于“对自然节奏的研究，即对自然节奏及其在空间中的固化的研究”，但显然“这种固化是通过人类行为尤其是与劳动相关的行为才得以实现的。因此，也就是始于社会实践所型塑的空间节奏”^①，这说明，社会空间是一种被用来使用的产品，或用来进行消费，而且也是一种生产方式。自身在空间中的投射与固化，这也产生了空间本身，所以说，社会空间不但是行为的领域，而且是行为的基础。^②空间是富含着社会性的，它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脉络，同时叠加着社会、历史、空间的三重辩证，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所支持，也被其所生产。空间还是一个模型，承载着商品生产性的使用价值。为什么呢，

因为社会必然处于一个个既定的专署的生产模式中，它的特殊性质架构出了空间，空间性的实践界定了空间，也赋予了空间社会实践性。因此，在此传承之中必然有着历史的溯源，社会的特性叠加在空间之中。^①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在这空间性的生产过程中，人类被包裹在周围的复杂社会空间的重叠和渗透之中。其实，人类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我们的集体性、社会性也产生了巨大的空间和场所。^②

正是因为空间与社会与人的行为之间所具有的内在关联，促使了列斐伏尔有可能创造一种空间的生产理论。同时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建构当然也要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契机。马克思在研究人类社会问题中提出了商品、货币、资本的概念，如今，在列斐伏尔看来，我们要重视空间范畴，它同他们一样，在生产与社会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它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此时，空间表现出比之于时间更加强大的能力，它排挤了时间，除非时间作为涉及工作、物质生产和剩余价值，它已经变为空间生产的手段和工具。正因为经济的，特别是政治的优先位置，使得空间超越时间之上的地位。列斐伏尔说：“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与之相关的生产方式，包括那些通常意义上被我们所理解的社会，都生产一种空间，它自己的空间。”^③而且他强调，我们通过对生产的分析已经可以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生产力的发展壮大，以及知识指导生产的介入是促成这种转变的根源。空间也一样是种需要被节俭的使用，以及谨慎的管理，来增加价值回报的手段，这与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性质非常吻合，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处在空间生产的核心。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理论所推崇的“生产”，主要不是指马克思意义上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而具有尼采式的“生命的（身体的）生产”这种更广泛的内涵。他的空间观是与身体理论密不可分。身体是空间性的而空间也是身体性的。身体只能在空间中展现，而空间的发生起源是身体性的活动。与福柯把身体看成是空间的“约束与规训”的产物，把身体看成

①②包亚明：《空间文化与都市研究》，《文汇报》2005年11月6日。

③杨小彦：《城市生长的隐喻》，《读书》2006年第2期。

是权力空间的铭刻这种消极的生产观与权力观身体观不同，列斐伏尔更接近尼采，用身体体验想象空间，用身体的实践展开去体现去构成空间。在身体与其空间之间，在身体于空间中的展示和它对空间的占有之间具有一种直截了当的关系。在产生物质领域的（工具与对象）影响之前，在通过这个领域获得自我丰富从而自我生产之前，在导致其他的身體而进行自我再生产之前，每个具有生命的躯体都已经是空间并拥有其空间：它既在空间中生产自身也生产出这个空间。“空间的生产，开端于身体的生产”。列斐伏尔的“身体化空间”的生产本体论理论，既含蓄地批判了列宁的物质本体论式的实体主义的空间观念，甚至也含蓄地批评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实践理论。他说，马克思连蜘蛛结网究竟是不是一种工作也说不清楚。而像蜘蛛这样的动物也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左右方向与位置。我们可以说，对于任何一个生命体，比如蜘蛛、贝壳类动物等等而言，最基本的方向与空间性的标志器首先是身体性质的，只是到了后来才发展成为人类的空间性的标志。同时，空间的最原始性的身体化实践基础，是人的身体的剩余能量与激情，而不是理性与工具技术。只有剩余的能量才具有创造力，才能让生命从苟延残喘状态中挣脱出来。它修改或导致了一个新的空间。

显然，列斐伏尔是从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主义、禁欲主义传统角度，并结合尼采的反生产、反辩证法的思想，对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的生产”理论进行了过度诠释。他强调的是一种广义的身体化的生命化的生产，而不是一种物质生产；是能量的积累与消费，而不是生产产品的积累与消费。空间不复是抽象思维形式或纯粹精神意义领域，而是身体实践空间实践过程，是身体与空间互动化的结果。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生产”思想，有四条规则：一是物质即自然的空间正在消失。二是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产生出自身的空间。社会空间包含着生产关系与再生产关系，并赋予这些关系以合适的场所。三是要从关注“空间中的事物”转移到关注“空间的生产”。四是如果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己的独特的空间，那么，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生产。所以问题就在于如何判定新空间的